

女王 请叫我！



叶蓝
作品

做不了父母的公主，做不来男人的王妃，只做自己的女王。
女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势，
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女王。
你若臣服，请叫我女王。

请叫我
女王
叶蓝
作品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叫我女王 / 叶 蓝 作品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54—6066—0

I. 请…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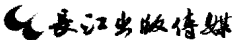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2140 号

责任编辑: 刘碧芳 阮 珍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第 7 印象 余一梅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1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金融界很复杂

金融界也很简单

金融界是男人的世界？非也，金融界也有女王。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势，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女王。

如果你愿臣服，请叫我女王。

—

2011年11月11日，千载难逢的神棍节，又称六一节。

半岛酒店顶楼停机坪，直升机的巨大引擎声震耳欲聋。三个戴着墨镜的女人从逆光中走来，款款登上直升机。

连翘，私人银行高级客户总监。女王范的她留着姬发式，外套桃红色收腰皮衣，里衬黑色连身裙，身材高挑，小腿修长。她刚从夏威夷度年假回来，晒得一身古铜色，拿着 Bottega Veneta 晚装手包。

童心儿人如其名。蓄着斜刘海，长发微卷，白色蕾丝纱裙，挎着 Babypink Chanel 手袋。永远发着公主梦，看外型和性格绝对没人相信她是业内知名的期货小天后。

褚玲珑一头欧洲小正太式风情短发，小西装黑色七分纱裤，铆钉高跟鞋，随意夹着信封包。追求刺激的她自然也选择了金融业，在一家投行任职副总裁。

三人是在商会活动中相识，一见如故。

今日是亚洲最具规模的星级 Club 开业，受主人飞鱼哥邀请，她们放工后专机飞去澳门捧场。

电子音乐从场内传出，紫醉金迷的灯光让人心蠢蠢欲动，Club 的入口一派衣香鬓影。眼见澳门名媛全副战斗格，褚玲珑悻悻然道：“我们放工后漂洋过海赶来，她们占尽天时地利。”

童心儿牵了下自己的纱裙，不以为然，因为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公主打扮，都是童心儿做派。

连翘更淡定，把长发往后一拢，腮边的发丝鱼贯而落，慵懒妩媚。缓缓脱下外套，她戏谑道：“别急，我们文能登堂入室，舞能颠倒众生。”

另外两个女人才发现她的黑色连身裙内有玄机，不露胸不露背，只在两侧腰部设计了空窗，这可是有一点点赘肉的都不敢秀的啊！舞池里已有不少人侧目。

“你个死女人，好有心机啊！”褚玲珑笑骂道。

童心儿则好奇地问：“连翘，你不是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怎么晒得这么均匀，连比基尼痕迹都没有！”

“猪猪，我太容易黑了！不用晒，好像放进焗炉‘叮’一下，就全身上色了。”猪猪是童心儿的花名。

“噢，还以为你裸晒呢，哈哈……”褚玲珑将头凑过来，手也顺便在连翘腰上揩了一把油，还坏笑着眨眼，“有没有带男伴呢？在沙滩上可是很刺激的喔……”

“打住，打住，这还有个基督教徒呢！”连翘嗔笑着，手指童心儿。

三人笑闹间，飞鱼哥已带着一帮朋友挤了过来，频频碰杯。今天是他的主场，穿着花色衬衫、黑色仔裤的他型男至极，头发足足喷了一瓶发胶，简直蚂蚁拄拐杖都站不稳。

“三位美女特地赶过来捧场，鄙人荣幸之至，不醉不归啊！”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金黄色液体。三人正准备回敬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一堆嫩模将飞鱼哥团团围住，嘴里嚷嚷：“飞鱼哥，飞鱼哥，跟我喝一个，跟我喝一个嘛！”

连翘和褚玲珑马上退出战团，这富家公子就像一碗金黄蜜糖，搁哪都让蜂蝶前赴后继，她们可不愿趟这浑水！只有童心儿在旁边咬牙切齿，忿忿不平。两人相视一笑，都明白猪猪的心思。

童心儿也是家族千金，生得白净秀丽，大学毕业回港后却一直没交男友。她对飞鱼哥颇有好感，但从现状看来，似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飞鱼哥对嫩模们的攻势非常受用，畅饮连连。他的另外一些公子哥儿朋友则趁机上前来与三位单身美女搭讪。连翘的嘴角绽着微笑，许是职业原因，她对每个人都友善。好听点叫长袖善舞，不好听就叫八面玲珑，不过也许只有自己和身边亲友才了解，她只是个活在回忆中的人，还有心底那最隐秘的痛。所以秉持“万草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出了夜店就分手。也因此落一花名——“连留香”。

香槟易上头，应付着醉翁们的推杯换盏，连翘已略感微醺，借

机去洗手间避一下。这个 Club 总共三层,分很多区。经过一间雪茄房,她不经意间将视线投进里面,房间用红色砖石和软包将外场的光怪陆离隔断,是暧昧的暗红色调,烟雾缭绕间围坐着几个闲聊的男人。

“世爵!”连翘脱口而出,呆在那里,目光再也离不开着深蓝衬衫的那个男人:修长的手指夹着雪茄,深吸一口,缓缓吐出烟雾。他并没有转头,拿起桌上红酒杯优雅地呷了一口,激情的音乐早已湮没了连翘的声音。

“连留香,你又想尿遁啊?!今天我的主场,你,你怎么都要陪到最后……”飞鱼哥醉了,被几个人搀扶着,居然不忘把连翘拖走。

连翘不住回头张望,那个男人的侧面无数次出现在她的梦境中,不过好像又比世爵多一分男人味。王世爵烟酒不沾,但十年,十年也足以将一个男生变为男人的,是他吗?真的是他吗?

好不容易将飞鱼哥交给童心儿安抚,连翘再急步走去雪茄房,那个男人已不见踪影。

是的,王世爵,她的初恋情人。如果算上渺无音讯这十年,他们已相识二十三年。

二

连翘失魂落魄地回到酒店，打开电脑，看着 MSN 上常年灰暗的名字失神。突然想起网上一句戏言：“总有一群隐身的朋友如死人一般躺在你的好友列表里，偶尔诈诈尸，时不时还会改改他们的墓志铭。”这十年关于他的点滴，她都是从这“墓志铭”上了解到的。她知道高中毕业后他考上剑桥大学，去了英国，本科硕士博士读得不亦乐乎，毕业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还以优异表现顺利进入 J. P. Moore。是的，现在王世爵同学又改了墓志铭：“十年，终于解脱。各安天命，不拖不欠。”

他是失恋了吧，连翘开始抑制不住地大笑，笑啊笑的眼泪就出来了。快乐的人往往是记性不好的人。回忆如闸门拉开，滚滚洪水倾泄而出……——这是王世爵小学时一篇日记的开头。

王世爵的父亲是他们那个小县城的县长，母亲是信用社主任，

在一个小县城来说家庭背景那是相当的优渥。关键是他还长得好看，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黑色睫毛覆下来像深秋重影。他还是体育尖子，每次踢完足球回来，乌黑头发都腾腾的冒着热气，每当这时连翘都会专注地看着那汗滴流进他的后颈窝。若说唯一登对的就是老师每天都会挑出他和连翘的日记在语文课上朗读。那个时候连翘总是紧张又甜蜜，感觉自己总算跟黛玉沾上点边。

可王世爵仿佛从不领情，每次连翘的脚尖不小心碰了他的板凳，他就转过身来用力砸她的文具盒。她也不甘示弱，攥紧了小拳头打在他背上。就算是有好感，但这白雪公主的文具盒可是父亲偷偷买给她的，瞒着她那粗嗓门的母亲。她心疼得要死，抱着质量不怎么好的文具盒，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坏蛋，她心想，我再也不要喜欢你了！

那一年升重点中学，他们那个班就考上了三位，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她从楼梯上跑去操场照集体照的时候，粉色连衣裙像蝴蝶般飞舞。读大学的姐姐从外地赶回来，小她三岁的弟弟也乖乖不淘气。父亲给她下了碗面，还放了两个鸡蛋。母亲更难得的没发火，家里一片和谐。那天还是她的生日，小小的心愿就是母亲和父亲不要再吵架。

母亲没什么文化，是纺织厂女工。父亲是警察，长得高大英俊，每次来学校接她，她都觉得很骄傲，因为女生们都会围住她，叽叽喳喳说她爸爸像电影明星。母亲却因此很焦虑，每当父亲值夜班，她就整晚整晚失眠，在家里走来走去。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传呼机，第二天清晨父亲回来，她就借机和他闹。连翘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考上重点中学,可以寄宿,不用再住家里。

开学的时候父亲骑着单车送她去学校,含笑摸着她的头说:“丫头,进去吧,好好读书!”一辆桑塔纳轿车也在校门口停下,她和父亲的目光被吸引过去。一个男生背着书包从车上下来,正是王世爵。文具盒被砸坏后,他们已很久不曾说话。

“爸爸,我进去了,再见!”连翘背着书包蹦跳着进了校门,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的。她和王世爵没有分到一个班,大家偶尔在过道上撞到也只是点点头就各走各的路。

王世爵的名字每期末还是挂在年级榜首,连翘的名字也一直紧追其后,在学习上至少还算金童玉女。没想到那个夏夜她和王世爵还有机会好好说话。

每个周末她都要回家,以前坐在小巴上都会看到王世爵踩着新式单车呼呼蹬过。那天她如常地掏出一本书就着车上昏黄的灯光翻看。那时的女生已开始懵懂,都流行看言情小说,她却老是觉得心里窝着团火,只有在武侠江湖里才能畅抒胸臆。不过武侠世界里也有情愫,看到靖哥哥与蓉儿的初遇她满心欢喜,连旁边坐了一个人也没在意。

“连翘,你这样眼睛会坏的。”十五六岁的男孩已开始变声。

“王世爵……”连翘没来由的紧张起来,咬了下唇嗫嚅道,“你今天没骑单车啊?”

“坏了!周一才能修好。”他把头往椅背上一靠,侧着脸对她道。

阖上书本放进包里,她触到一块方方的东西,迟疑了下掏出

来：“嗯，这个请你吃吧！”

“呀，巧克力！我最爱了。”王世爵黑白分明的眸子都在放光。他接过有点溶腻的巧克力，好奇地问：“你不喜欢吃吗？”

“是啊！这是王美丽的亲戚从瑞士带回来的，但我吃了头晕。”连翘心想，弟弟，反正你也不知道有巧克力这回事，就让姐借花献佛了吧。母亲重男轻女，为了生弟弟，家里的积蓄都用来交了罚款。对弟弟自然是如珠似宝，连翘有时气不过，就在暗地里作弄弟弟。

果然，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自此之后，王世爵对她的态度改善不少。周末偶尔遇到，还会让她搭顺风车。她那个时候还是豆芽身材，跳上后座，车身都不会晃。两只手抠在后座的缝里，小心脏就随着单车颠啊颠。从那时起，她开始盼周末盼回家。

三

记得那年正值 97 香港回归，同学们都对那个遥远神秘的地方充满好奇。邓爷爷说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香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到处都是马？满街都是明星？漫天下钞票吗？所以有时她坐在单车后座也会忍不住哼哼：“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这时单车就会不停轻颤，连翘便会轻拍一下他的背娇嗔道：“你笑什么啊，我唱得很难听吗？”

“呵呵，不是，你唱歌挺好听的。我只是觉得香港真有那么好吗？是我就直接去英国，打入敌后！”王世爵挺直了背，斗志昂扬地说，“坐稳啦，我要加速了！”

前面是个斜坡，王世爵没有踩刹车，往下冲去。连翘吓得搂住他的腰，突然觉得不妥，又改抓住他衣衫。王世爵似乎也有点不自然，背僵直了一下，两人没再说话。到了连翘家门口，她赶紧跳下

车，低头说了声“谢谢”就跑进巷子里。

王世爵单腿支地，愣了一会也踩着单车走了。

回到家她坐在镜子面前出神。十六岁，镜里的小姑娘已是亭亭玉立。此刻满脸泛红，这还是她第一次与男生有身体接触……

“连翘，你坐在那傻愣什么？快过来洗衣服！”母亲又在院子里呼喝。

“哦！”连翘放下书包，来到院子里。她还不够高，洗衣台刚及胸前，吃力地提起弟弟的牛仔裤，开始浆洗。

“你姐来信说交了个男朋友，是什么香港人。哼！我看被人拐了还帮人数钱呢！”母亲嘴里嘟囔着，“我去接连生，你把衣服洗完了就做饭啊！”

连生每周末都要去文化宫上兴趣班，学画画、音乐什么的。她每个礼拜能把零花钱抠出来租本小说看已经很满足了，倒是父亲有时会偷偷塞点钱给她。姐姐很早外出读书，弟弟有母亲宠着，父亲最疼爱的就是她了。

那次之后她不好意思再搭王世爵的车。转眼就过年了。

姐姐春节带着男朋友回家，那个男人比姐姐大四岁，说一口港式普通话。他们不太听得懂，很多时候都要姐姐做翻译。他买了很多礼物，家里每个人都有份，这倒让母亲难得的绽露欢颜。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了餐团年饭，连生闹着要放烟花，父亲只好带他去了。

姐姐和她都长得像父亲，气质出众，皮肤又像剥壳鸡蛋。看得出那个香港男人很爱姐姐，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她。

母亲似乎也很满意，开口道：“连玺，你们找个合适时间就把手续办了吧！”

“妈！我们才交往半年呢，哪有那么快！”姐姐羞红了脸。

“这有什么？！我和你爸连对象都没处，相完亲就直接扯证了。”母亲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赶紧的，我和你爸还指望抱孙子呢！”

“好好好……”香港男人听得似懂非懂，只顾点头。

“姐，那你以后不是要嫁过去香港啦？”俩姐妹洗碗的时候，连翘问道。

“应该是吧，也不知那边找工作容易不。”连玺将洗好的碗递给妹妹抹干。

“对，就算结了婚也要工作，不然在家就没自主权了。”连翘兴奋地道，“那我以后放假就可以去香港玩，太好了！”

“鬼丫头，要不等你大学毕业也到香港来找份工作？！”连玺将洗洁精的泡沫刮到连翘鼻头上。

连翘撅起嘴吹了一下鼻头上的泡泡，小声道：“我也想啊，巴不得快快长大，这样就可以离妈妈远一点了。”

“嘘！”连玺赶紧将手指比在嘴边，又说，“不过我们都离家远了，以后爸妈老了谁照顾啊？”

“当然是连生啦，妈妈那么疼他，有他就够了。”连翘又道，“姐，你快去陪姐夫吧，很快就洗完了。留他跟妈聊天就是鸡同鸭讲，呵呵……”

连玺转身走了。连翘抬头望了望夜空，外面爆竹声声，时不时

还有些冲天炮“嗖”的一声在天空炸开，好热闹！就算洗碗水彻骨的凉，她心里也暖暖的。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团圆。

后来每当她回忆起这一顿年夜饭，心里就像有把钝刀子在慢慢地割，绵长无止境，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

“嘀！”有新邮件提示，一下把她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她点开邮件，喃喃自语：“晏紫苏，这丫头失踪了那么久，终于知道跟我联系了！”原来大学毕业后，晏紫苏跟着妈妈改嫁到英国，顺利考上剑桥的研究生。后来妈妈因病去世，她不想跟继父生活，一个人在国外又无亲无靠，研究生毕业后，准备回香港工作。

晏紫苏，高中转校到他们班，老师安排和她同桌。也是位美人胚子，同学们都说她俩眉目间有点相似，更巧合的是两人的名字一个“连翘”，一个“紫苏”，因此共享美名“中药姐妹花”。紫苏比连翘小半岁，再加上家住市区，离小县城有一百多公里，所以有时周末连翘就带着她回家去玩。母亲对谁都不待见，父亲倒是很喜欢紫苏。

有时紫苏没跟她回家，周日晚上她就会拿个饭盒在厨房装菜。父亲瞄她一眼：“带饭去学校啊？”

“是啊，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她将饭盒小心包好，放进书包里。

“是带给紫苏的吧？”父亲的眼里满是笑意。

她冲父亲扮个鬼脸，父女间的默契不需言语。